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之五

五

論衡卷十七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遊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皇騏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皇騏驎獨能一有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皇騏驎獨為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皇騏驎審為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皇騏驎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為堯舜來。亦為宣帝來矣。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皇騏驎亦過其實。春

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為來哉。知麟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為來。實者麟至無所為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獲。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為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為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窺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



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過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體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過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物一有出聖。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為聖王來。是謂魚烏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為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為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令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眾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

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鶴來巢。占者以為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為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為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為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皇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鶴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傅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鸛鶴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為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著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為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為天使。其來神恠。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遇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為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

是應篇

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為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萋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頌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褻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褻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為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褻增過其實也。若夫萋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萋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萋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萋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萋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萋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萋以風之乎？厨中能自生萋，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萋，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擡持，以當疾風，萋不鼓動，言萋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

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萋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萋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萋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歷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歷。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萋莢之生。安能為福。夫萋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萋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頌。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萋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歷日於辰坐旁。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歷。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若心聽獄。預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為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鮪魴也。儒者說云。鮪魴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鮪魴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鮪魴一角。體損於羣。不及眾類。何以為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性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為二。或時鮪魴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鮪魴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鮪魴能觸。謂之為神。則狴狴之徒。皆為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鮪魴



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為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  
上。杖鉞把旄。號其眾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  
害汝。則復觶觥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  
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眾。夫觶觥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  
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  
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  
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見於  
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  
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  
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為發生。夏  
為長嬴。秋為收成。冬為安甯。四氣和為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和氣之名也。恐非者  
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為景星。豈爾雅所言  
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  
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  
曰灑。灑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  
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為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

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溼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察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為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誇，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為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為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



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湯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然。有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為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之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

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隣。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隣。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瘟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為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為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雩祭。周楚有禍。緜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為。天氣

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有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為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少。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誅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十八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為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為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謹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為故。自然馬在無為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欲之為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為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為。有欲故動。動則有為。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為。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老聃得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為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為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謹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謹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謹告之變。曰：天能謹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謹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為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咎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揚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謹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為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書不就，不為不成，天地出之，有為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復為有為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生有魯管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為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為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



氣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為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為文字復為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為楮一本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自為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為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為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為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為之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手並為萬萬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為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恍惚消散滅亡有為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一須有為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為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為也或為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問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握之明日枯死夫欲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為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為而有為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為也天地為鑪造化為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為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為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  
 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為之化自  
 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  
 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  
 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漑園田物亦生  
 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  
 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  
 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  
 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  
 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  
 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  
 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為  
 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  
 其下純蒙無為何復謹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  
 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



謹告况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滂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嘔噎。夫相謹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謹告。曾謂天德不若滂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謹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為馬。乍自以為牛。繩德行而民矇矓。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謹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謹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謹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况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諛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謹告。謹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謹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為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謹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謹告臣。上天謹告君也。謂災異為謹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為謹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謹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謹告乎。夫天無為。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為之。夫天地不能為。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為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為災變。凡諸恠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為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為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技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為災變。以謹告人。且吉凶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為。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為。蜚色。天地

安能為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謹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謹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之類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雩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

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  
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  
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  
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至一有陽字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  
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  
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並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  
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  
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  
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雲龍  
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  
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為之乎  
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為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  
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  
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  
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  
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為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

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為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為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為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謹告也。所謹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為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雷雨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眾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為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鉅鬯之所為，到白雉之所為，來三王乎？周公乎？孰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

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為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為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箒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眈者大夫之箒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箒蓋禮大夫之箒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為天之所予何為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箒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也子路使門人為臣非天之心而妄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卻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夫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為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為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為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自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



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為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為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為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為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為書，見蜚蓬而知為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瘠狗，瘠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為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瘠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

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况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况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鄭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天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



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為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竝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為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人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蝸蟻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為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萸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文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文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偃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世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眾欲暴寡故宓

撥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行為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為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如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為累。行慝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立有奮身。

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實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為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饑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為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子。卒代將死。章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為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為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為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鶡賤鷓。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為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為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

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凰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為。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凰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竝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竝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魏魏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明承光武，襲孝明，有浸豐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書，有為文書，則謂古聖優而

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十八終



論衡卷十九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以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何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為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哉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為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凰、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為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為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凰、河圖者，假前瑞以為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凰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祜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

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凰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為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凰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凰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凰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凰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為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凰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凰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竝



見或興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凰。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凰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益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為前世者溘。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竝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為美。論治則古王為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宏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為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為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三代隘辟。厥深夸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

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道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鄙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為以盤石為沃田。以桀暴為良民。夷埽堦為均平。化不賓為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秦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恭。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最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助。

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君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沔易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沔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為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諂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殷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殷觫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闔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

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黃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美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醜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嘗飲酒。舍。負。讐。及醉。留。卧。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蚊。蛇。蝠。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凰。集。於。城。嘉。木。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蔥。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以。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鷺。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鳥。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凰。一。至。凡。諸。眾。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王。梧。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凰。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木。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年。之。間。嘉。德。布。流。二。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竝。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衷。以。為。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為。薄。再。則。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

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羗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十萬數。夏禹保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罰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推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孽。平楚王英感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誅謗聖政。令上悔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屋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廢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贏矣。何則。竝為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王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驪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



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繇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五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又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迫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没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行。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即共掇攬。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隣伍。竝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

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為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寶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說，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為酒罇，後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為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楮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為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為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也，蓋紫芝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竝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栢梅李葉皆洽薄，咸委流灑，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峽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遊戲，陵

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凰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翁一曰。鳳凰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凰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為界。零陵在內。猶為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為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為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饑。維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布出。今小龍六頭。竝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為。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為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為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王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二十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問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聞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王。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

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

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

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

廣大一有廣大字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艷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

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

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烈士或不在于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

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

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

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鑽鋪平而夷之為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為經書漢事不載則謂

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為鑽鋪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為平哉漢將為丘五三轉為

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為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

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衡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

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

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

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

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



孰與加漆米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米畫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疆，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為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彊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瑯琊之階也。絃歌為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為，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為珍秘，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

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為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零。為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早禍湛。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闚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覩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邱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閻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閻

弦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閭之聖。王感動。弦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為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校考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積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史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傳穀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拔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

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懼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棘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嘆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脩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于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周秦之際。諸

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次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為身。二則為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為私。無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沈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踏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惡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流傳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賣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偽。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



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為鬼。則為鬼。不為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為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歸。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釋為水。人死復神。其名為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為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索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囊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為粟米囊索。何則。囊索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索敗粟棄。則囊索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索之中也。死而形體

朽。精氣散猶囊索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索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為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為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地。能使滅。灰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為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復為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

在能為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為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謂為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

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不知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感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為冰，踰春氣溫，冰釋為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盡，死還為氣。夫春水不能復為冰，死魂安能復為形？妒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使死有知，必恚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輒脩墓，以喜魂神，然而不脩，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之以言語呼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為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為呻鳴之變，自有所為，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為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鳥鳥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為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感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散有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散有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散氣為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嗚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嗚呼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蹶一有蹶字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為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字也。湏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雖偃伏。體方成就。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湏溶之時。湏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



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為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咬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為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為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為蟬者。不能害為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為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為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己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為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為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為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為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為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為乎。不能害人。不為物則為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為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為毒乎。害人不為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

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為明矣。

論衡卷二十終

論衡卷二十一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軾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為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如以人貴能為鬼。則死者皆當為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為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為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于子胥之輩。不為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為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為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為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人臣營衛卒使固多眾。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為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

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為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昇秦，狐突以為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為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為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為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子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為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為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為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不許已，則其謂三王為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為鬼，猶世俗之

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偽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瘳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哈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為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哈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哈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哈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旁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



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人。殖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苗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謚之為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謚為靈。小過也。不為大惡。懷忿。反為小過。有忿。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為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為靈者眾。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為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足夫足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萑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

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為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逐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強死者能為鬼，何謂強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為鬼，比于子胥不為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為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為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為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繫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為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為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強死，則謂強死之人能為鬼。如有不強死為鬼者，則將云不強死之人能為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為國所殺，伯有能為鬼，子皙不能強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之語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為殉。

百子金書  
及武子卒。顥不殉。妾人或難之。顥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顥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顥，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顥之德，故見體為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顥之德，為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為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顥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樂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泗之濱，立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樂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圯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太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

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嘗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于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為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為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為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使鯀死其神審為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

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占。未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繇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繇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繇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為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為酖毒。憤不知殺己者為誰。安能為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  
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  
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  
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趙彭越燒趙一僂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趙獨謂尹  
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廢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幢一本作爐於天洛陽丞  
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  
物二恨怨故為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為怪  
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  
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  
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鼻為火以殺一人貴為天子  
不能為神丁傅婦人安能為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二十二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為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

百子全書  
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沈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于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卻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程。

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可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奔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sub>乃告</sub>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



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馬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程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於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况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烟等。紫

雲烟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為陰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子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者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采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殺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卻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沈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沈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己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真物也。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高祖從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為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爾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為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為蛇赤帝子為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為蛇或為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為帝同人非天道也且蛇為白帝子則嫗為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為龍象為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

會。五日鷄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黃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社。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鑠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聞。獨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卧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卧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卧。光已亂於卧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卧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

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實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為之也。衆星之體為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為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多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為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死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水是為虐鬼。一居若水。水是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滙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烟之氣。不能為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作木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

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

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魃。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

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蒼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為賊所殺。游于姑楚。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為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人。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洪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

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為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公、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伯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為骨肉，陽氣生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夫主其身者必欲其壽考而後已一良則則雖與死亦

其所以為壽考者必在於其心之正與不正也夫心之正與不正

也者必由其理之明與不明也夫理之明與不明也者必由其學

之有與無也夫學之有與無也者必由其志之堅與不堅也夫志

之堅與不堅也者必由其心之正與不正也夫心之正與不正也

者必由其理之明與不明也夫理之明與不明也者必由其學

之有與無也夫學之有與無也者必由其志之堅與不堅也夫志

之堅與不堅也者必由其心之正與不正也夫心之正與不正也

者必由其理之明與不明也夫理之明與不明也者必由其學

之有與無也夫學之有與無也者必由其志之堅與不堅也夫志

之堅與不堅也者必由其心之正與不正也夫心之正與不正也

者必由其理之明與不明也夫理之明與不明也者必由其學

之有與無也夫學之有與無也者必由其志之堅與不堅也夫志

之堅與不堅也者必由其心之正與不正也夫心之正與不正也

者必由其理之明與不明也夫理之明與不明也者必由其學

之有與無也夫學之有與無也者必由其志之堅與不堅也夫志

之堅與不堅也者必由其心之正與不正也夫心之正與不正也

論衡卷二十二終

論衡卷二十三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蟻。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提疾。與人談言。一吐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人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瘴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亦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賣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

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汗出。晌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巴豆。治野一作葛。在魚則為鮭與鯨。故人食鮭肝而死。為鯨鯢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道口舌之燦。不言拔木。焰火必云鑠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温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南。人飲鳩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治葛巴豆。皆有毒螫。故治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溼。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溼。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溼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憊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為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微。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微。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

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陽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嬖族也。國多大龍。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樂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作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孤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

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上墓閉藏。穀物之匱。故作禺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散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輿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輿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憚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上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上墓必抽之諫。雖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  
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者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度之諫不發矣  
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  
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  
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  
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  
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  
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  
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  
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室與  
生同也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為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  
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魂  
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為忽其親乎聖  
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  
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  
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

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為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為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今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今史質睢以為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

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為歟。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此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

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為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惜傷。恐其臨祀。不忍敬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上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形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為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斃屍不升他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

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為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為不吉。人之有胞猶水實之有扶也。色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為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其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澆墨漆。附着人身。今日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漸於溝。不以為凶者。誇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諺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日月。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



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汝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倣效。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

人為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為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為以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為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為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為修冢之人。冀人求代已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為善。禮曰。毋搏飯。毋流歛。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酉家。酉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已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為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

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酉宅為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之匱。人民饑餓。自相咬食。豈其咬食死者。其精為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為月。積月為時。積時為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饑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逸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

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大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為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為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為己。西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培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卻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二十三終



論衡卷二十四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日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召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為吉良。不合此歷。轉為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為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

賜為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議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為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况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肯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避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為祭祀設。歷不為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

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為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為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為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為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為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於是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為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為一體。共為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著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妄

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芻。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為言者。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

地有形體與人無異。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為氣不能為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己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為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為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為兆數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為思慮。在胸外為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為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為。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叩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



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為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隨一作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操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極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竝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為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眾。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操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為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操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為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

時適當乎。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蓍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為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為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撮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己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監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監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

兆者為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占者曰凶。太公曰。龜。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馬。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各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崇篇

世俗言禍崇。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懼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結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為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閣。人民有為。觸傷問時。奸書偽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舉鬼神。同意共指。欲令眾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賊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

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日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穢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短長。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也。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為。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道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為。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溼與飲食者。當風卧溼。握錢問祟。飽飯餐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竝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為貴。豈天禍為貴者。作不為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

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闕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從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劓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為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為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牯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鏹錘。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技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



是後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為也

###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後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子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於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知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堡不與人相見人

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或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十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為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十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為九州之內。五十里。竟合為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馬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十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謂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

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為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為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推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為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為衝。而南北相與為抵。如必以衝抵為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為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為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為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為主。則午可為大夏。子可為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為經所載。道為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為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為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為日。累日為月。連月為時。紀時為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

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十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為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為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為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為之而復居甲，為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為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